

皇 太 极

杨立平 著

(下)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四、督师大人的一场恶梦

督师杨镐猛然惊醒，那可怖的梦境让他冷汗淋淋：

“天哪，那是四十七万冤魂呀……”

日色西沉，淡淡的斜阳余晖照耀着大明辽东经略的行辕。行辕设在沈阳中卫衙门内。中卫衙门在沈阳城的中心，是个三进的院落：前院有宽大的正堂，是处理军政事务的地方，两边是青砖青瓦的厢房，是麾下议事地方；中院是书房和侍卫居住的所在；后院则是内宅。府邸的东侧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，园内有座假山，山上有个秀丽别致的凉亭，山下有条小溪，溪上架设一座拱桥，园内种植各种花草、树木，有的刚刚吐绿，杏花、梨花已含苞待放。这座花园虽然远远比不上苏州的园林，但在这塞外的沈阳，也不失为一个难得的幽雅之处。

沈阳中卫是明洪武初年设立的。朱元璋在建国初期，为了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，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入辽沈地区，迫使盘踞在辽东的元丞相纳哈出放弃了辽南，狼狈北遁。从此，西起蒙古、东抵鸭绿江，南滨大海，北至开原广大地区尽归明朝所有。明廷在辽阳设置了辽东都指挥使司，下设许多卫所。沈阳城设了中卫，它领有抚顺、蒲河两个千户所。

女真各部相率来附，整个东北（北至外兴安岭，东至库页岛）皆属明朝版图。

沈阳是一个古老城市，在纪元前就开始了建设。战国时曾归燕国，汉朝曾在这里设立候城县，是个保卫边疆的哨所，因为它

位于浑河之滨，是最有效的防卫天堑，更主要的是它位于襄平郡的北面，是郡治的屏障。后来西汉在辽东建立三个都尉治的时候，将最主要的都尉治设在候城县。这个候城县和都尉治就在现今的沈阳南市场附近。三国时，沈阳又改为玄菟郡的高句丽县。历史上首次出现“沈”字，是唐朝睿宗时代，渤海国的大祚营在这个地方设立了沈州，元朝初年仍为沈州，到了元成宗时改为沈阳路，明初废沈阳路，改为沈阳中卫。这个中卫城在明洪武二十一年建成，城周九里余，还不及辽阳城的三分之一，城分四门，有城门楼和转角楼，但不及山海关与辽阳城那样雄伟壮观。城内有个十字街，街道平坦，商店林立，是个繁华之处。南北通天大街显得甚为宽阔，城内外有许多寺庙，著名的长安寺、城隍庙、三官庙、万寿寺等，平时香火不盛，但每到四月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日庙会的时候，远近的善男信女来此烧香还愿的络绎不绝，唱大戏的，耍杂耍卖艺的，卖各种吃喝的都涌至庙前，热闹非凡。原先这座城也是整齐的，但由于明朝官吏不事边务，丧失警惕，年久失修，使城池破烂不堪。多年以来，官税频加，官吏们肆意搜刮、压榨百姓，市井变得萧条凄凉，惟独北门外的崇寿白塔依旧傲然挺立，给这座城镇稍许增添点儿威严。努尔哈赤攻陷抚顺、清河堡以后，沈阳成为前哨阵地，明朝官吏这才不得不加以修整，使城池又具规模。

杨镐在舒适幽静的中卫官邸过了六个夜晚。这几天，他踌躇满志，雄心勃勃，心情十分愉悦。辽阳发兵之后，他立刻写表向朝廷奏明，表述了四路进军、消灭奴酋的必胜信心，并向万历皇帝保证，不出一月即将班师回朝。他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希冀与乐观之中。他确信，自己有这些能征惯战的将领，胜利是有足够把握的。努尔哈赤总共只有八旗兵六七万人，他认为一个女真族土著，过去之所以能够取得些许小胜，只为本朝将帅无能，使其得

逞；现由本帅经略，分兵共进，他如何能抵挡得了？就是不彻底歼灭他，也将打他个落花流水，一败涂地。去年刚接到圣旨的时候，他还心有疑惧，现有已经充满了胜利信心。

他想起朝鲜的那场战争，真感到脸上无光：“那场仗我是先胜后败，如果我能让陈寅奋勇攻杀，不鸣金收兵，他一定能攻进第三道寨栏，城池也就唾手可破。如果我不被倭寇假投降迷惑，一鼓作气将城攻下来，或者加强戒备，不给倭寇以喘息之机，也不会遭到倭寇行长的突然袭击，何致于吃那场败仗？至今思之，悔恨莫及。要不是副将吴惟忠、游击茅国忠和总兵刘綎等人舍死拼杀和救援，我这条命早就丢在朝鲜了。那场战争，明朝倾海内全力合朝鲜通国之众，均被我毁于一旦，按律该斩，多亏我结交宦官与朝中大臣，才落个革职回家。这次征伐努尔哈赤，决不能重蹈前辙，吸取朝鲜战争的教训，一鼓作气捣平酋都，取得全胜，一报君恩，二也洗刷朝鲜战败的耻辱。”

他这个决心是非常坚定的，想象着他的大军所到之处，酋兵望风而逃的情景。是的，小小一个女真酋长，怎能经得住这些久经疆场的名将和强大的明兵纵横扫荡呢。他每天都在盘算着，杜松、刘綎出兵何处，夺了哪些城寨，马林、李如柏到了什么地方，杀死了多少酋兵。

这几天，他就是在这种必胜的乐观情绪中度过的。每天不是接受府县衙门、中卫指挥等官员的宴请，就是请幕僚和清客相公们在花园中饮酒赋诗，心情颇为舒畅。天天脸上都是笑容，就像后金国已经踏平，胜利已经实现了那样喜气洋洋。沈阳城从经略行辕到大小衙门都被胜利的气氛所笼罩。

这天得报，杜松已先期一日发兵，他非但没有责怪，反认为杜松用兵神速。后又接报，其他三路人马均已按期出兵，心中暗暗为他们祝贺。当得知杜松已出抚顺，并连拔奴酋两寨，刘綎出

了宽奠堡，连拔奴酋三寨，缴获甚丰，刀斩酋将牛录，他喜出望外，命人去请在沈阳的巡按陈王庭、沈阳府、中卫诸官，大开中门，在中卫府大排宴筵。

参加宴会的文武诸官按品级大小分头坐下，杨镐一边看着下人送茶，一边用炯炯的目光从每个官员的脸上掠过。看到大家都带有一种兴奋的神色，暗自高兴。这才拈着胡须，缓慢地站起身来，目视诸官，满脸喜气地说：

“将各位大人请来，是向诸位宣布我各路大军旗开得胜的消息。”他将各路人马进军情况和取得的胜利，绘声绘色地说了一番，接着又眉飞色舞地说：“我军出师首捷，一托皇上的洪福，二赖全体将士英勇杀敌。今天本经略设宴，与诸位大人共庆胜利！”

巡按陈王庭等人听到胜利消息，全都喜形于色，纷纷起立拱手道贺：“这次出兵获胜，多赖经略大人运筹帷幄，指挥有方。”杨镐喜不自胜，洋洋得意地说：

“此次用兵，倾全国之力，奴酋焉能抵挡得了？不久我军就将攻下奴酋都城，凯旋而归。到那时，再请各位大人欢庆胜利。”

说罢哈哈大笑，然后，命人摆上宴席，诸官重新入座，开怀畅饮。这些人当中只有沈阳中卫指挥孙然持冷静态度。他虽然也表示祝贺，但觉得刚刚出兵，还没和奴酋正式接仗，略取小胜，就谈胜负，未免为时过早。

沈阳知县叫来县内有名的歌妓，用歌舞为诸官祝酒。一时大厅内檀板轻敲，乐声悠扬，歌喉婉转，舞姿翩翩。在歌舞声中，诸官给杨镐敬酒，杨镐几杯酒下肚，面颊红润起来，更觉得飘飘然了。在脑海里出现了许多幻觉。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大军，奔腾呼啸，旌旗蔽日，战鼓咚咚地杀进赫图阿拉。又仿佛看到了努尔哈赤已被装进木笼囚车，自己带兵将其押送北京，百官出城五里

迎接，自己骑在高头大马之上，荣耀无比。进了金殿，在皇上面前三呼跪拜，皇后为他斟上御酒洗尘，皇上为他庆功……他完全陶醉在胜利之中了。

他们在这里欢歌宴饮，岂不知为了这场战争，黎民百姓付出多大的代价！从去年九月明廷借口辽战，加派田赋每亩三厘五毫，全国共收白银二百万两。今年又续加田赋每亩三厘五毫，把战争负担转嫁到全国人民身上。逼得众多农民破产，卖儿卖女，流落地方，苦不堪言。

酒停舞止，众官告辞。只有陈王庭、孙然未走。他们有事要与杨镐商议。刚饮一杯热茶，杨镐惺忪着醉眼，正津津有味地讲着他的治辽轶事，忽然中军急匆匆走进大厅，施礼禀报：

“禀大人，马总兵派人来报，杜松人马在萨尔浒山遭到奴酋的包围进攻，已经全军覆没！”

杨镐一听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酒也醒了一大半。他睁大了眼睛盯着中军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又大声地急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中军又述说了一遍，他听了更惊得目瞪口呆。

这突然袭来的恶耗，不但使他的胜利梦破灭了，而且像一个炸雷，惊得他三魂缥缈，七魄悠悠，只觉得耳朵在嗡嗡作响，头也胀大起来，如同木雕泥塑似的呆住了，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杜松统率的人马是这次征伐努尔哈赤的主力军，他把胜利的希望大半寄托在他们身上，万没料到败亡得这样快，这样惨。他们的失败不但削弱了明廷的进攻力量，在军力对比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，影响着整个战局。他心中大骂杜松：“你这个鲁莽的家伙，只知道抢功贪利，就这样轻举妄动，悖勇冒进，结果上了奴酋的大当，落得这般下场！你让我如何向皇上交待！”他呆坐了半晌，才醒悟过来，见中军还站在那里听命，又见辽东巡按陈王庭等还在座，只好强打精神，故作镇静地对中军一挥手说：

“立即探明其他各路人马进军情况，火速来报！”

中军应了一声出去了。

陈王庭、孙然听到杜军兵败，也吃惊不小。他们全清楚知道杜松的败亡对明军有多么大的影响，一时也都说不出话来。像杜松那样久经疆场、战功卓著的将领都失败了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未免都担起忧来。他们的目光都注视着杨镐，想看杨镐下一步走什么棋。

杨镐这些天只想到成功，根本没想到失败，突然的变化，他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，一时也没有了主张。

过了好一阵子，杨镐见他们二人谁也不讲话，这才长叹了一口气说：

“杜松不按本经略将令，擅自先期出兵，招致这场失败，实在辜负圣恩。目前，杜松虽然兵败，其他三路人马还按原定方略进军，下步方略应作如何改变？请二位大人赐教。”

陈王庭一边思忖着一边说：

“朝廷命我征剿奴酋，只有进，决不能退。依下官拙见，还按原定方略进军为好。因为杜松虽败，仅是一路，尚有三路大军。另外可速调总兵官秉忠率二万人马去援，继杜松之后，仍出抚顺关，沿苏克素浒河速进。再令其他三路人马火速进军。这样，仍然会使奴酋首尾不能相顾，何愁赫图阿拉不破。只要捣毁他的老巢，我们就取得了这场战争的绝对胜利！”

“不可。”孙然摇手说。他声音缓慢，显得老成持重。

“依下官愚见，应急令各路人马暂停进军。兵法有云：‘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’奴酋刚胜，锐气正炽，下步他将采取何种战略，我方尚不明了，再盲目进军，恐中奸计吃亏。所以，要先弄清奴酋意图动向，再作进止的决策。”

孙然说完，眼睛看着陈王庭，然后盯着杨镐。陈王庭不待杨

镐说话，就接口说：

“不可，不可，兵法上说：‘兵贵神速。’我如果迟误进军，就会给奴酋以喘息之机，还是按原定方略进军，再派出援兵，胜利方有把握。如果奴酋仍专打我一路，那另两路就会直捣他的老窝，奴酋即有斗胆，谅他也不敢那样干。”

孙然仍不同意地坚持说：

“杜军已败了两日，其他三路进军情况尚还不明，又不知奴酋动向，还是以谨慎为好。下官意思，为保全实力，应将全军撤回沈阳，重新制定作战方略，再进军不迟。”

陈王庭不悦地对孙然说：

“闻败则全线撤军，贻误战机，皇上怪罪下来，何人担待？”

杨镐听他们二人争论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一时他委决不下，不过他还是比较乐观：“杜松虽败，马林等三路人马如果得胜，岂不反败为胜？特别是那刘綎出兵之时，手拍胸脯让我听候佳音，他的本事我是知道的，真可谓天下无敌。”现在他把希望又都寄托在刘綎等三路人马身上，他眨了眨眼睛，望望陈、孙二人，决断地说：

“二位大人，本经略考虑，不管怎样，现在不是退兵的时候，朝廷紧催进军，我军一路兵败，就仓促退兵，朝廷责问，无法交待。三路人马仍按原定方案进军赫图阿拉，派人知会他们，采取灵活战法，别上奴酋的当，再派出援兵，齐心协力，如期剿灭奴酋。只有这样，才不负朝廷的重望。”

陈、孙二人见杨镐如此决定，就不再发言，虽然孙然心中仍持异议。当下杨镐派人调总兵富秉忠率两万人马沿杜松进军路线火速进军，又派出流星马到各路联系，探听情况。一切布置完毕，这才有些宽心。他哪里知道，就在此时，马林的兵马又遭到努尔哈赤的痛歼，叶赫兵也仓惶逃跑了。努尔哈赤正调兵遣将准

备吃掉他寄以最大希望的刘綎大军呢。

杨镐虽然在军事上作了安排，但心情一直很沉重。他彻夜未眠，一夜两天显得消瘦了不少，额上的皱纹也显得深了。清晨起来，就叫来中军询问军情，中军禀报：各路探卒连夜都出发了，总兵官秉忠今日头晌可接到将令，最迟明早可以发兵。他见一切都在按他的将令行事，这才长吁了一口气。但仍心烦意乱，无精打采，连营养丰富的燕窝汤也只喝上两口就无心再喝了。他在书房内不停地踱步，然后又烦躁地走进东院花园里转了一圈儿。他根本无心观赏那些尚未开放的花卉，只是百无聊赖地自我排遣罢了。回到行辕，天已至午，匆匆吃过午饭，他的眼皮就抬不起来了。实在困倦极了，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，伸了一个懒腰，还是一点儿精神也打不起来，这才倒在软榻上，昏昏入睡。

“经略大人，经略大人！”

他正在酣睡，忽听中军急促地呼唤。他睁大蒙眬的睡眼问：“何事？”

“开原总兵马林派人前来，有十万紧急的军情禀报。”

杨镐一听“十万紧急军情”几个字，睡意完全给赶跑了，一骨碌抓了起来，吩咐：

“叫他快来见我。”

不一会儿，随着中军进来一位中年将军，见了杨镐，慌忙跪倒：

“末将给大人请安。”

“有何军情速速报来！”

杨镐心神不安地看着来将，急不可待地问。

“末将是马总镇麾下的游击张震，奉总镇之命，来给大人送一紧要公文。”

说着由怀中取出一封信来，双手呈上。中军忙接过去，转递

给杨镐。这封信是马林向杨镐禀报他在尚间崖战败的情况：潘宗颜、麻岩、钱念遂等阵亡，叶赫逃走，自己舍命率一千人马杀出一条血路逃回开原。信中还将努尔哈齐拥有雄厚的兵力、每战都亲临指挥以及八旗兵怎样勇猛描述了一番。最后说：“奴酋集中全部人马十万余众，对付我二万余人，实因众寡不敌，才致我步杜总镇之后又遭惨败。”

杨镐看罢马林的来文，手在颤抖，浑身像筛糠一般打起冷颤，额头上冷汗淋漓。他目瞪口呆地瘫坐在榻上，一动不动。如果说杜松兵败的消息是在他头上炸响了一个巨雷，这次马林兵败，对他来说不亚如五雷轰顶了。他只觉得头昏目眩，几乎栽倒。他右手支撑着身子，闭上了双眼，很久不说一句话，竟忘了屋内还有马林派来的一名游击。直到张震跪在地下战战兢兢地回：

“经略大人，有何吩咐，末将好回去复命。”

他这才如梦方醒，微微睁开眼睛，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：

“赶快回去转告马总镇，休整人马，严守城池，防备奴酋犯城！”

游击张震得令，叩头退出。

此时杨镐虽然头昏脑胀，但完全意识到，这场征伐后金的战争是彻底失败了。下一步怎么办，连一点儿主意也没有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听见屋内有动静，才强打精神睁开眼睛，原来是辽东巡按陈王庭不知何时来到他的面前。他猛地站起来，一把抓住陈王庭，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木头一样，急切地问：

“仁兄，你看下一步如何是好？”

陈王庭已经知道了原委，他又眉头紧皱，昨日还信心百倍，今天的形势使他信心全失，料定大势已去，沉吟片刻说：

“大人，奴酋已胜我两路大军，必然全力对付我另两路人马

他们善于骑射，惯于山林作战，我军地理不熟，长途奔袭，疲惫不堪，对我十分不利。当今之计，唯有速速撤兵。”

“撤兵？朝廷能答应吗？”

杨镐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大人，现在撤兵，我军还能保存一半兵马，如再不撤，只怕连这一半也保存不住了。那时皇上问你个丧师辱国之罪，你又怎么担待？”

杨镐心里又猛地一颤，眼睛滴溜转了几转，心想：自己统帅之兵，是皇上尽最大力气由全国抽调来的，如果丧失殆尽，不用说自己脑袋难保，就连大明江山也岌岌可危。如将刘綎、李如柏召回，既能保全两路人马，还可作再次发兵之举。想到这里，他不再犹豫了，对陈王庭说：

“就依仁兄主意。”

回头就叫中军。中军正立于门外，听见呼唤，应声而入，见杨镐脸色死灰，十分吓人，白眼珠起了红丝，血贯瞳仁，便小心翼翼地躬身答道：

“末将侍候大人！”

“火速派人骑快马，传我将令，命刘綎、李如柏立即回师，不得有误！”

“遵令！”中军匆匆退出，遣人传令去了。陈王庭见杨镐精神恍惚，不好多谈，便安慰几句，郁郁离去。屋内只剩下杨镐一个人了，他只觉得脑袋比斗还大，沉重而又混乱，感到四肢无力，再也支持不住了，颓然倒在软榻上，怔怔地望着天花板。恍惚间，觉得万历皇帝已经派人来拿他问罪，又好像看到了皇上满面怒气，他被绑出午门问斩……。他失神地用拳头打着自己的头颅，绝望地自语说：

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”

夜幕降临了，黑暗笼罩着沈阳，没有月光，小星星在暗暗地眨着嘲笑的眼睛，沈阳城静得如同一潭死水，偶尔听到几声犬吠，复又归于宁静。

刘綎兵出宽奠堡，急急挥师前进，怎奈山路崎岖陡峭，军难成列，行进迟缓。他出师五天，才到达深河，急得脑袋上火星子直冒，一路上他遇见女真的村寨就烧，抓住女真人就杀，纵容兵上肆行掳掠，连续攻克了后金八个村寨。进入富察，正待长驱直入，杀向赫图阿拉，忽然从右翼杀出一支人马，这就是努尔哈赤派遣的牛录厄真托保率领的五百八旗兵。一接仗，刘綎就看出敌人兵少，急命包围聚歼。托保见明军包抄上来，恐怕有失，慌忙率队逃入深山，八旗兵已被明军杀死十七八个。刘綎军前进，托保就在尾部袭击，有时拦腰杀出，一接仗便逃，闹得明军提心吊胆，不能顺利进军。

刘綎从辽阳出兵，一心想奇头功。不料想五天才挺进三百里，眼看要攻到赫图阿拉，没想到几百八旗兵竟会如此猖獗、捣乱，居然将自己二三万大军拖住，不能迅速前进。他虽年已半百，仍骄横暴烈，性急如火，此刻更是义气又急。他这大半生久经疆场，屡建奇功，打过无数次大仗，像九丝蛮、四川的杨应龙，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，可是，一个个都死在他的刀下了。努尔哈赤不过是个野蛮的女真族部落酋长，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，心想：“我刘綎打败过多少英雄豪杰，你一个努尔哈赤有什么了不起，还能抵挡住我的征剿吗？凭我的本事和手下这些训练有素的兵将，费不了多大力量，就能削平赫图阿拉，不用那三路人马，只我刘綎就能活捉奴酋。大功告成。”出兵之时，他就想火速进军，火速到达，一举攻破后金都城。想不到事与愿违，山路难行，又遇敌兵阻挠，使自己两三万大军被拖住不能速进，气得他咬牙切齿。命养子刘招孙率军捕捉这支八旗兵，尽管刘招孙想

尽办法，却毫无效果。刘綎命监军康应乾在后，如遇敌军，立即歼灭。

军马又进行了十几里，来到一座山下，依山有个寨子，便是后金的牛毛寨，上百间茅草屋，周围没有寨栏，寨门紧闭，有八旗兵守卫。此地是赫图阿拉的南边门户，寨子不大，地理位置却十分重要。刘綎正要命人攻寨，只听寨内响起螺号声，霎时寨门大开，由寨内冲出一支人马，为首那员战将身穿铁甲，头戴铁盔，面色黧黑，眼赛铜铃，手挥双刀，呼喊着想向明军冲杀过来。此人是后金八旗兵牛录厄真黑乙，武艺高强，作战勇猛。前锋人马来不及布阵，仓促应战，八旗兵来势很猛，像阵风似地冲进军中，乱杀乱砍，明军急急迎击，两军混战起来。刘招孙奉父帅将令来到前军，见黑乙赶杀自己兵士，有一偏将上前阻挡，只两三个回合，就有些不支，刘招孙正要上前助战，黑乙双刀已变换招数，将偏将左肩砍伤，偏将晃了两晃，没有落马，败逃下来。刘招孙登时大怒，纵马上前，高喊一声：

“将军、请躲在一旁，让末将杀他！”

刘招孙跃马挺枪来战黑乙。黑乙正追赶明军偏将，忽见一明将挡住自己马头，定睛一看，上来的乃是一员银盔银甲的小将，这小将生得浓眉大眼，唇红齿白，年龄不到二十岁，却显得英姿勃勃。看罢不由得哈哈大笑：

“你们明朝没人了吗！为什么让这个小娃娃前来送死？”

“我是你的刘爷爷！”

刘招孙回骂一句，一枪朝他咽喉刺去。黑乙左手举刀挡过，右手回刀便砍，刘招孙乒一声将他双刀挡开，两人便杀到一处。马打盘旋，双刀并举战有十几个回合。刘招孙想：这样硬拼得打到什么时候？不如用计取他。想到这里，虚晃一枪，拨马便走。黑乙见了哈哈一阵狂笑：

“娃娃，我当你有什么本事，也不过是稀松平常！”

嘴里说道，拨马便追，看看就要追到，黑乙的双刀已经举起来了，正要搂头盖顶地劈下去，刘招孙猛地一回头，那疾如闪电的长枪一下子向黑乙的胸窝刺来，黑乙刚要收刀招架，刘招孙的长枪一枪刺入他的心脏，黑乙瞪着铜铃般的眼睛吼叫一声就栽下马去。刘招孙从黑乙身上拔出长枪向后一摆，大喊了一声“杀！”明军在他的率领下奋勇冲杀上去，枪刺刀砍，眨眼功夫，将闯进明阵的八旗军斩杀殆尽。没冲进来的八旗兵见事不妙，拨转马头便跑，明军乘势夺取了牛毛寨。寨内空无一人，是座空寨。刘綎进寨后，看看寨内情况，便下令放火。不一会儿，寨内便浓烟滚滚，烈焰冲天。

明军又前行四里，夺下了后金的马家寨，寨内的成年人全部逃走，只有十几名老人妇孺，明军将他们全部杀死。刘綎下令人马不准休息，迅速向赫图阿拉进发。忽中军来报：一支八旗兵从山上冲杀下来。刘綎闻报，立领布阵应敌。明军刚布好阵，扈尔汉就率军杀来。前军刚一接仗，后军又报：后金的牛录厄真托保又率军由后边杀来，监军康应乾正挥军和他交锋。刘綎痛恨这股兵，是他们迟滞了自己的进军，以致不能很快杀向西都建立奇功。他恨不得一刀将他们杀光。他赶到前军，见扈尔汉率领的这支敌军不过三千人马，根本没放在眼里。但出乎意料，这支八旗军勇猛顽强，前锋偏将出马去敌扈尔汉，扈尔汉挥动青铜大刀，抖擞精神，只战了四五个回合，就将偏将左臂砍下来了。那偏将大叫一声，手中的刀便啷的一声落于地下。扈尔汉的大刀刚举起来要将他杀死，游击乔一琦大吼一声，纵马冲到跟前，刷一下子银枪像闪电般地刺向扈尔汉。扈尔汉收紧大刀，当啷一声掙过他的枪两人便杀在一处。刘招孙见这个像半截黑塔般的后金大将十分凶猛，恐乔一琦敌他不过，便摧马摇枪来助战。三员大将刀来

枪往战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。刘缙恐拖延进军，大喊一声：

“你们二人闪开，让本帅送他上西天！”

声到马到。刘招孙与乔一琦赶忙闪在一旁。

扈尔汉听到这霹雳一般的喊声，急忙定睛看去，只见来将五十上下，头戴金盔，身穿金甲，面色红润，胡须飘洒，双目像电光一样逼人，手持一把镔铁大刀，足有一百多斤重，闪光耀眼，显得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催动座下那匹高大的铁青马像旋风一样奔驰过来。不用问，扈尔汉就知是刘缙到了，心想：“临来之时，汗王不让我来敌他，他另想退兵之计，今天我在这儿把他结果了，破了这路阴军，省得以后麻烦，自己也可以立下大功。”想到这里，便来个先下手为强。刘缙的马刚冲到面前，他的大刀便劈头砍下，刘缙不慌不忙地将刀往上一举，只听“当——”地一声响，不但震耳欲聋，扈尔汉的大刀险些被磕飞，虎口已经震裂，鲜血直流。扈尔汉噉地一声大叫，急忙收刀。没容他多想，刘缙的大刀就带着呼呼的风声奔他头顶砍来。扈尔汉不敢用力去挡，急来个缩身藏身，刘缙的大刀嗖地一声由头顶削过，真是如疾风闪电。扈尔汉也是久经战场、南征北战的大将，在统一女真族争战中立过大功。几十年来不知会过多少猛士，还是头一次遇见刘缙这样勇猛的战将。过去人们对刘缙神话般的传说他根本不信，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；今天一见，才确信这刘大刀果然名不虚传。他知道自己绝非这个身材魁梧、体力惊人的刘缙的对手，哪里还敢恋战？没等刘缙第二刀劈来，他双脚一磕马镫，便败下阵来。刘缙挥刀大喊：

“跑不了你！”

便放马追来。明军乘势掩杀，跑在后面的八旗兵尽被杀死。扈尔汉在前面没命地跑，刘缙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两匹马掀起滚滚烟尘，飞腾跳跃。扈尔汉的蒙古马赛似千里马，刘缙的铁青马跑

起来快如流星。追着追着，离扈尔汉只有几丈远了，刘綎由马上摘下弓，还没等拿出翎箭，只见对面大路上尘土飞扬，蹄声大作，一支八旗援军飞驰而至，扈尔汉飞马逃进该营之中。刘綎想乘来军立脚不稳，杀进敌营，可是因为自己跑得太快了，跟上来的只有自己的养子刘招孙和二十几名亲兵。他没有因为敌众我寡而退却，他清楚，只要自己一撤敌军就会乘势掩杀过来，明军就要吃亏。所以，他回头对刘招孙等大喊一声：

“跟我杀上！”就一马当先冲上去了。

这支八旗军是二贝勒阿敏率领的。他刚拐过山脚，就见扈尔汉的军马败下阵来，急忙催军上前援助。扈尔汉见了，对他喊道：

“要小心，刘蛮子厉害呀！”

阿敏来不及和他讲话，就放马冲上去。他见明军只有二十余骑，心中不由得好笑：

“扈尔汉哪扈尔汉，你过去的威风哪里去了？怎么被这几个人杀得如此狼狈！”

他欺明军人少，命军士将他们团团围住，自己首先迎了上去。

刘綎见冲在前面的一员八旗大将，三十多岁年纪，生得膀阔腰圆、高鼻梁、高颧骨、浓眉毛、圆眼睛，满脸杀气，瞪着一双仇恨的眼睛，挥刀向自己砍来。刘綎“啊”地大叫一声，举起他那一百多斤的大刀使劲一掬，只听“当啷”一声响，阿敏的大刀被磕飞了，震得阿敏双臂疼痛，头晕目眩，刚要抽腰间宝剑，刘綎的大刀呼的一声向他的头上削来，他急忙一低头，“唰”地一下子，他的盔缨被削落地，吓得阿敏脸色煞白，伏在马鞍上就往后逃。这时，刘綎的大队人马已从后面赶来，一齐向八旗军杀去。可怜八旗军刚刚上阵，因主将败走，立即被杀死五六百名，

后面的还没来得及往上冲，便溃退下去。刘綎放马追赶阿敏，虽然阿敏的蒙古马跑的很快，刘綎的铁青马也跑得如飞，刘綎想活捉一名八旗大将送京领赏，便没有用箭射他。如果他弯弓搭箭，阿敏不死也得带伤。刘綎的马奔腾如飞，已追到阿敏马尾，再一纵身就要赶上他，这时刘綎已将大刀换到左手上，伸出右手去抓阿敏的勒甲绦条。恰在这时候，由旁边闯过两名八旗战将，举刀向刘綎砍来。刘綎左手挥刀将他们格开，等他回马将这两名八旗战将杀死，阿敏已跑出一箭之地，气得刘綎的脸像猪肝一样，心想我非抓住你不可，便拍马再去追。阿敏认为可以喘口气了，把马放慢了一些，想不到刘綎那么快就杀死了那两员战将，又箭一般飞快地追上来了，吓得他急忙策马奔逃，把大队人马全摔在后面，只有他们两匹马在前面飞跑。刘綎一边赶一边大喊：

“你休想逃走！”

渐渐地追得相距只有三四十步了，阿敏吓得魂飞魄散，手虽握着宝剑，知道也难保住性命。他恨自己的马跑得太慢，双腿使劲磕马镫，让马快些跑。他的马此时已尽了最大努力，四蹄已经腾空，无法再快了，还有二十几步就要被赶上了，不但马蹄声震得心颤，就连刘綎呼呼的喘气声都能听到，眼看就要被追上了。阿敏想着：等刘綎追上来，就挺剑与他拼命，同归于尽。

扈尔汉率领他败退下来的七八百名八旗兵，已据守山上，刚刚定脚，就见阿敏败了下来，刘綎在后面死死追赶，双方军马均被甩在半里以外。眼看着阿敏快被追上了，他便急急下令：“快用箭射明将刘綎！”霎时，马声嗡嗡，翎箭嗖嗖，箭像飞蝗般向刘綎射来。刘綎听见山上喊声和弓弦声，又见飞蝗般的箭迎面扑来，便抡开大刀，护住马匹人身，箭矢均在他马前纷纷落地。阿敏乘势纵马上山，逃入林中。刘綎知道活捉阿敏的机会已经失掉，后悔没有一箭将他射杀。他一边抡刀档箭，一边回马跑出弓